



叛逆与魅力：论〈傲慢与偏见〉中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陈小敏

(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Rebellion and Charm: On the Shaping of New Female Im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

Chen Xiao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Zhejiang)

Abstract: *Pride and Prejudice*, as a masterpiece by British female writer Jane Austen, is a widely popular novel. This work successfully shaped the new female images of Elizabeth and Jane, who are of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eir display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they deeply analyze and criticize the status and treatment of women in society. Through this process, the novel reveals the author Jane Austen's unique perspective as a female writer, which is to bravely resist the injustice suffered by women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us present a new feminine charm with a rebellious spirit.

Keywords: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New female image; Elizabeth; Jane

摘要:《傲慢与偏见》作为英国女性作家简·奥斯丁的杰作,是一部广受欢迎的长篇小说。该作品成功塑造了伊丽莎白与吉英这两位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所展现的女性意识与当时社会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待遇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通过这一过程,小说揭示了作者简·奥斯丁作为女性作家的独到见解,即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进行勇敢的反抗。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因此呈现出一种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魅力。

关键词: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吉英

一、引言

简·奥斯丁,英国杰出的女性文学家,其成长于一个宁静的乡村环境,展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她的个人经历与所处的历史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时代,女性普遍依附于男性,承担着家庭的主要职责。尽管英国当时正经历着深刻的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英国传统社会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女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无话语权。奥斯丁作为女性主义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对女性的现状表

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她致力于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创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作品《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她成功塑造了英国中产阶级女性伊丽莎白的形象。伊丽莎白是一个机智、聪慧、具有正义感的女性,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诸多优点,如思想深邃、理想远大、善于观察和分析问题^[1]。作家本人亦曾表示,伊丽莎白是她最钟爱的角色。实际上,伊丽莎白这一角色可视为作家自身的化身。她对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深感忧虑,并在追求自由与权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女性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她认为,只有当女性勇敢地冲破传统束缚,追求



自己的理想与幸福时,才真正展现了女性的魅力。这反映了作家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和婚姻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大胆的挑战,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愿景。因此,奥斯丁被认为是当时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强烈正义感的少数女性文学家之一^[2]。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和时代的限制,她的女性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达到成熟的水平。

二、伊丽莎白的女性魅力

在《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家庭中,共有五位姐妹,她们在思想和性格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本文拟以伊丽莎白这一核心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小说中女性人物的魅力所在。

(一) 婚恋观念的革新

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塑造的伊丽莎白,是一位生活在优渥环境中的女性。尽管物质生活富足,她却在精神层面感到不满足,特别是在婚恋问题上,她面临着诸多矛盾和挑战。依据当时英国社会的传统,男性凭借一定的财产便能选择自己中意的配偶,而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却缺乏自主权^[3]。作为社会的次等性别,她们往往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仅能以自身的外貌和家庭背景作为婚姻交易的筹码,无法形成独立的爱情观。这种封建的婚恋观念对伊丽莎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的母亲,遵循当时英国的风俗,为女儿们的婚姻大事操心。

为了反抗这种婚恋传统,伊丽莎白在面对人生困境时,坚定且勇敢地主张女性的婚姻和恋爱不应受他人摆布,而应树立资产阶级新女性的婚恋观。她认为女性无需迎合男性要求而武装自己,而应保留女性独立的空间^[4]。她对那些以婚姻为交易手段以求得所谓美满婚姻的女性持讽刺态度。因此,伊丽莎白的婚恋观使她成为新女性形象的代言人。

(二) 鲜明的独立个性

在简·奥斯丁的笔下,伊丽莎白是她最为得意的女性形象。作家认为她是一个女性中的精品,从她的眼神、服饰中无不流露出一种全新的形象特色。在反抗男性社会传统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反而成为男性关注的焦点^[5]。在奥斯丁看来,伊丽

莎白是一个智慧的新女性,她敢于违背社会传统,拥有独特的骄傲与勇敢。此外,她还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女性,拥有独立的观察力和富有创意的观点,并敢于在公众场合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当时英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受到极度轻视,工业革命后男性掌握了经济和政治的绝对权力,基于金钱的男女关系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伊丽莎白,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虽然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在精神上感到空虚和无奈。尽管她对社会的变迁了解有限,但她性格中的开朗和独立风格使她对封闭且缺乏人性的世俗感到厌倦,渴望成为拥有独立爱情的个体^[6]。

因此,当柯林斯牧师向伊丽莎白求婚时,按照英国社会的风俗,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门婚事,这正是她独立个性的集中体现。她强烈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意识形态,认为女性不应再作为男性的附属品^[7]。柯林斯牧师,作为传统习俗下的求婚者,理应成功,却遭遇了伊丽莎白的坚决拒绝,因为他不懂得爱情,无法给予伊丽莎白真正的爱情。伊丽莎白的拒绝是合理的。奥斯丁对婚恋的观念持中立态度,她只是塑造了伊丽莎白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女性形象。

(三) 追求真爱

伊丽莎白对达西的态度反映了她的爱情观。最初,她对达西抱有偏见,认为他无法摆脱世俗的金钱观和爱情观。实际上,这是因为伊丽莎白观察到其他年轻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态度,认为女性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依附于男性。伊丽莎白敢于反抗这种婚姻和爱情的风俗,更凸显了她独特的性格和宝贵的品质^[8]。具体来说,小说中的伊丽莎白在面对任何事情和话语时,都不会轻易做出判断,即使是面对家人也会慎重考虑。

当她首次遭遇达西的爱情表达时,她感到非常反感,因为在她看来,达西是一个拥有权势的男性,他无法真正理解爱情的真谛,也无法给予她真爱。因此,她坚决拒绝了这位贵族男子的爱慕。在一些男性看来,她的拒绝可能只是女性欲擒故纵的手段。然而,伊丽莎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她不会因为金钱而爱上一个人,也不会因为金钱而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9]。对她而言,婚姻应



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伊丽莎白选择伴侣的依据是爱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金钱和地位。她追求的是纯洁高尚的爱情。后来,当她得知达西真正爱上了她之后,她也发现自己已经深爱上了达西。至此,两人之间的误会得以消除,最终确立了坚固的爱情关系。在这个阶段,伊丽莎白享受到了自己追求的爱情,并焕发出一种新生力量,愿意为了爱情改变自己。这样的女性是中产阶级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敢于爱恨分明。

三、吉英的女性魅力

《傲慢与偏见》里,除核心人物伊丽莎白是新女性代表外,她姐姐吉英也是新女性人物。作为伊丽莎白家的长女,她年轻、端庄又贤惠。她不但漂亮,还拥有善良的本性^[10]。和伊丽莎白不同,她单纯觉得世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她既没抨击传统女性形象,也没想过突破那样的形象^[11]。她性格更为冷静,不会轻易表露观点与情感,所以表现得更为理性和仁慈。实际上,这是她身为长女的优势,她不会轻易混淆理智与情感。

但是,她又展现出新女性具备的优良品质。当得知伊丽莎白拒绝牧师柯林斯的求婚时,她一反常态地表达支持,认为缺乏爱情的婚姻不会幸福长久。这是她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然而,她又是维护传统女性地位的女性,她没表现出对传统风俗的反抗,只是她的女性魅力体现在同时具备新女性的特点与个性,比如理智、谨慎、独立等。如果说伊丽莎白是奥斯丁文学作品中女性的代表,那么她大姐吉英则是当时英国社会“完美”的女性形象^[12]。她既能承担传统女性的职责与任务,又能接受新女性的思想,是有双重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不过,她没有伊丽莎白的勇敢和洞察力,不敢反抗挑战传统礼教与封建礼仪。所以,她的女性意识不太成熟,仅处于初期萌芽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她的女性魅力。

四、奥斯丁笔下女性人物的局限性

尽管在《傲慢与偏见》这部经典作品中,简·奥斯丁成功地塑造了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吉英这两位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们身上不仅具备了初步的女性意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特别是伊丽莎白,她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智慧,成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勇于反抗封建礼教、

挑战世俗婚恋观的中产阶级新女性的典范。可以说,这是奥斯丁身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创作视角,她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集中体现了自己对女性自身主体价值和女性人格理想精神境界的执着探寻与追求^[13]。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视角,使得简·奥斯丁成为世界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

然而,奥斯丁毕竟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她的思想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在小说中,伊丽莎白虽然在反抗世俗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独立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被边缘化和排斥,最终不得不依赖男性亲属的接济,无法拥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婚姻。这种结局反映了她作为新女性的悲哀,同时也揭示了作家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14]。奥斯丁似乎在告诉我们,尽管爱情理想无比美好,但在现实面前却显得脆弱不堪,金钱与地位在女性的生活与地位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

因此,这充分显示了奥斯丁的阶级局限性。她在表达女性追求独立人格、谋求女性解放意识的同时,又难以真正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与制约。尽管她试图通过文学作品为女性争取话语权,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奥斯丁的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她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上,也体现在她对整个社会结构和性别关系的深刻洞察中。她的作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困境,但同时也反映了她对改变这一现状的无力感和悲观态度^[15]。尽管如此,奥斯丁的作品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为我们今天探讨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思考。

五、结语

《傲慢与偏见》通过伊丽莎白与吉英这两位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简·奥斯丁对19世纪英国社会性别秩序的深刻思考与文学重构。伊丽莎白以其鲜明的叛逆精神和独立品格,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的桎梏,她的婚恋观革新、个性独立与真爱追求,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女性魅力;而吉英则以更为内敛的方式,在传统与新潮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展现了另一种女性魅力的可能性。奥斯丁通过这两个互补的女性形象,既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又揭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复杂



历程。尽管受制于时代局限，小说最终未能完全突破传统婚姻制度的框架，但其中蕴含的女性主体意识与反抗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部作品不仅为后世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更为我们理解性别平等与社会变革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样本。

参考文献：

- [1] 朱虹. 奥斯丁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21(3):45-53.
- [2] 王佐良. 《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2):78-86.
- [3] 李维屏. 简·奥斯丁小说的女性叙事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1):112-120.
- [4] 张中载. 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J]. 国外文学, 2021(4):67-75.
- [5] 刘意青. 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9(3):89-97.
- [6] 王守仁. 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中的奥斯丁[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3, 60(1):34-42.
- [7] 阮炜. 《傲慢与偏见》的社会批判维度[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102-110.
- [8] 黄梅. 从《傲慢与偏见》看奥斯丁的女性观[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5):56-64.
- [9] 殷企平. 奥斯丁小说的现代性解读[J]. 外国文学, 2023(2):78-86.
- [10] 程巍. 《傲慢与偏见》中的阶级与性别[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4):45-53.
- [11] 张剑. 奥斯丁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2(3):112-120.
- [12] 钱青. 英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演变[J]. 外国文学, 2023(5):67-75.
- [13] 刘岩. 从《傲慢与偏见》看19世纪女性地位[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6):89-97.
- [14] 盛宁. 奥斯丁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22(4):34-42.
- [15] 周小仪. 《傲慢与偏见》的文化解读[J]. 中国比较文学, 2023(1):102-110.

作者简介：陈小敏（1996-），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